





全集

序文記  
傳墓誌

公

西樓全集卷十三目錄

序

壽劉太君八十序

壽陳觀察七十序

陳汝大六十序

壽陳中丞六十序

壽陳長君六十序

壽江太恭人七十序

壽郭太君七十序



壽林母太君序

記

鄢陵令錢公去思碑記

路南州新建儒學記

瀾滄江新橋記

新置雲南府學租記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三終

西樓全集卷十三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仲子慶棠編次

序

壽劉太君八十序

代

有劉居馨者嘗從不佞講學於道山不佞亟賞之因得聞其母之賢甚熟蓋居馨之父曰劉長君少業儒已罷去爲文法吏廉平無害人人稱



其長者而宦不達性又慕義喜任俠交賓客傾  
一時賢豪竟以是終劉長君之終也遺二子各  
數歲耳母則日携二子而程督之曰以是藐諸  
孤受之夫子吾藉手以報地下孺子也才吾惟  
子之賁不才惟子之戾吾以子聽命於天矣會  
二子稍長則慕義任俠交其賢豪如長公時母  
至脫簪珥謝紈素手理絲枲女紅以佐客供具  
曰吾以成孺子名以故居馨弱冠試之有司輒  
屈其偶而丹陽西蜀太倉二督學皆雅負人倫  
遞爲之推轂廩於學宮矣又數年而舉於鄉居  
馨之舉也稍後而人以母故爭艷之居馨旣從  
其兄率家人稱觴上壽母乃不色喜曰吾幸得  
藉手安敢代先君子而食其報哉而居馨當束  
裝赴南宮則又念母老不欲行母謂孺子母念  
吾老吾尚壯恃粥而起卽孺子勉作功名以稱  
塞先君之志慰老婦足矣蓋母年八十健走善  
飯如少壯每晨興羣從問安否穆然頷之已上  
甘脆珍旨人爲進一七箸食竟輒說故微時事

以訓屬子孫曰猶記老婦脫簪珥時狀否色甚  
莊以爲常於是人謂母之壽固未艾也余不佞  
竊窺天人之際嘆其合甚巧蓋天未嘗靳人以  
有餘之福而寡取者承之天未嘗自愛其福善  
之柄而緩得者迎之懸之數十年之前而照之  
數十年之後若券而不爽跡母始終之遇不然  
乎哉母且無恙居馨鬢駸向用母御板輿從之  
時致大官之庖以供母母擁膝下三世禕翟雍  
容而饗之迨于百歲所謂得全全昌者與讀史  
至尹先生之母責其子以善養而不祈祿養每  
有概于中夫尹先生之遇誠窮使先生而得時  
遇主奉母以萬鍾寧吐之乎然則母之遭視尹  
母猶賢矣屬母垂帨之辰諸縉紳願脩酌者之  
辭而以不佞之言有當於母遂敬申之

壽陳觀察七十序

天之生人與之以用而不欲盡其用要在養其  
淳龐貞固之氣而極其含弘博大之量其用恒  
若有餘而其所爲用恒若不足當其用則究而

張之播爲功業若文章往往有不敢盡之意而當不用則斂而蓄之爲壽考而往往以全收之蓋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如此也乃今得之陳觀察先生先生以名進士起家由縣令高第召爲郎久之出守真定旣以副使治兵淮陽乞歸省墓未幾復起按察使部廣以東於是先生未五十也一有不當意輒投劾歸天下莫不以先生之不得盡其用爲恨先生曰使吾役役于功名以老異日何以見邴曼容吾欲爲德乎何處不見奇效志而必當事之爲快也天旣留先生之用而不能不錫之以難老之福先生旣不欲盡天地之用又不能終秘之而時出其緒餘於閭左宗族之間蓋先生歸二十年里人無不待濡沫者內外屬無不待卵翼者卽有大役又無不待資費者二十年猶是矣夫松栢生于高崗庇其下且得美蔭松栢之根益深其蔭益廣人無不願松栢之壽且孳者有之以爲利故也先生之蔭遠者及四方近者遍九族百



年樹德其利實多自今以往幸乞先生無疆之  
身爲邦人造福則先生之用始大矣九月某日  
爲先生覽揆之辰其從弟鳴鶴輩命不佞脩辭  
以先酌者夫物不用則形全人不用則神完鼎  
釜戈鋌歲月而更也敦彝重器歷久遠而如新  
先生之在賓筵十二年今且杖于國健走善飯  
卽百歲不難有如天子脩憲老之禮以究先生  
之用祝噎在前祝哽在後斯之爲壽不亦鉅麗  
乎哉柰何以一鄉一家爲此拘拘也鳴鶴曰鄙  
人何知饗其利爲有德吾子之言其以待他日  
不佞敬諾

陳汝大六十序

自古稱不朽之業有二脩詞者取令譽煉氣者  
取永年顧其嘔心竭智或以奪真宰之巧而壽  
不必長若夫全真守一返視收聽足以嗇造化  
之精矣而文采不必有也乃今屈指道家者言  
如道德叅同而下往往奇麗膾炙人口又何稱  
焉吾友陳女大先生少讀儒書隸博士有聲久



之棄去曰是拘拘者何至溷乃公爲改而從俠  
少游縱情聲伎爲一時風流之冠無何復棄去  
曰此非名教法也改而從墨客爲文酒會非正  
始不譚諸墨客尊之爲祭酒乃女大猶不自得  
曰此猶語障也又棄去而講大丹日與諸黃冠  
習吐納之法意乃大樂之竟其術若以旦夕可  
冲舉者女大雖負玄解乎而稱詩不廢亦時時  
逐俠少爲樂每大會輒據首坐談笑自如技益  
精而神益王朱顏華髮飄飄若神仙中人矣余  
不佞爲道家推轂玄元詞家伏膺道德非不朽  
之業乎哉玄元旣爲關尹著書騎牛度關不知  
所終庶幾與天地齊壽女大專精養性竊比老  
彭不朽之業方自此始今僅六十譬如嬰兒顧  
女大之業與年遞變今春秋鼎盛安得定稅駕  
也女大謝曰吾逃儒入俠逃俠入老似矣乃老  
氏所云深藏若虛盛德若愚究歸之于靜篤倘  
亦儒者養性之旨與不佞唯唯

中丞公之撫滇也有保障功先是西南夷情數動迄無寧歲當事者既不知其阨塞與其變動所繇大兵屢出不能盡要領因循敬護冀旦夕無事耳滇益不支朝議以爲憂曰是安得忠貞不貳之臣假以便宜而救寧此彈丸地也而晉江陳公實奉特詔起自楚藩中外相慶以爲得人公旣入滇巡歷咨諏日求所爲安攘計經畫旣定遂西破緬復猛密盡收三宣六慰之地築關堡而疆理之拓地千里且戍且屯夷情帖

然滇乃益安公督滇前後可八載公之年且由艾而耆而上所寵錫以報公者白金文綺無不下亦且由僉而加副顧公所以拮据求寧者八載如一日也夫以公之勞苦功高可謂筭無遺策矣然豈可不謂搖其形而滑其精也乎哉乃公日調兵食夜治程書羽檄縱橫一夕三四起烽火警急輟食而從之而神加王也事有不可爲者隱約而度其宜勢有不能爲者躑躅而伺其間焦勞獨苦若不得已而後應之而貌加腴

也旁觀者與當局者異心耳食者與目聽者殊  
趣謗言間作朝議不能無異同賴 主上神聖  
力持之耳及至于今事久而後論定公油油然  
安之而意氣加壯也蓋古所稱善兵法垂勳名  
而饗有壽考者宜莫如太公望公望八十而載  
後車九十而壯鷹揚百年而後賜履布侯於營  
丘所謂用而不用不得已而姑試焉者也南山  
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  
疆由斯以譚天爲邦家生賢則必賜之以無疆

之福公有大造于滇宜食其報天方奉金馬碧  
雞爲公湯沐邑不腆南國用作營丘卽由六十  
而百歲何讓尚父之烈哉不佞又聞之公行兵  
制勝壹稟武侯居恒所敬事而決策者實純陽  
先生夫南人俎豆諸葛至今爲烈旣越千載而  
公繼之異日文武之功成將挾一劍而從呂公  
游乘彼白雲而歸帝鄉世俗悠悠又安能窮公  
跡矣屬公初度干支始浹諸大夫命不佞修酌  
者之辭公久勞於外簡在帝心持衡筭樞且有



後命安國家定四海庶幾社稷之役不佞鄙人  
僅得其一隅惡敢緩頰也

壽陳長君六十序

代

往萬曆敦牂之歲不佞被召還京師而玉融陳  
孝廉某者以計偕來每挾策而謁不佞不佞私  
之乃孝廉時時爲不佞言其父陳長君最後徵  
之閩人士乃悉長君高誼也長君父某翁倜儻  
負氣大有古烈士之風嘗讀司馬家禮向慕其  
爲人每朔望朝其子督教之以爲常翁子率多

業儒而長君獨佐其父拮据治生身爲參伍業  
稍稍振而會寇警則與兄弟避地閩中諸兄弟  
事君甚莊而君諄諄無間諸兄弟食指繁一切  
倚辦君也蓋自君入閩而慕倜儻名益甚凡貧  
乏者視君如外府無不意飽去者里之待舉火  
若而人族指之待卵翼若而人婚而待采幣筐  
篚游而待資斧者又若而人而君傾心應之無  
所靳居恒謂人吾安能白首錐刀橐藏纍纍卽  
一錢捫之汗出役役爲兒子虜乎蓋二十年而



減故產人或笑長君柰何瘠其身爲人利君不  
屑也曰吾所爲脩業而息之在孺子耳於是君  
子俱籍名博士有聲而無何其仲者舉於鄉矣  
前里人濡沫於君者心旣幸君而又疑君方豪  
舉是且爲富貴容於車上儻哉君則務爲醇謹  
衣其褐衣修故業如故卽貧乏者赴君終無不  
意飽而去也其天性好施如此歲甲申父老上  
其事有司遞奉明詔褒錫之越明年君以春秋  
杖于鄉而鄉大夫豪傑三老咸造長君爲壽謂  
不佞雅知君而又與孝廉相善也乃走一介行  
李請于不佞曰幸得一言以備將命不佞非知  
言者而自昔讀太史公稱陶朱公三致千金再  
分散與貧交踈兄弟及之陶計且老十九年而  
始聽子孫息之養生家至傳之列仙然其後無  
稱矣乃君富而好行其德四方誦義無窮而孝  
廉與諸文學翩翩穎出以振君未振之緒卽今  
年方壯盛由六十以及百歲其食報無有已時  
此孰與陶朱公多古者養老憲德納言紀之悖

史如長君者可以憲矣屬公覽揆之日不佞敬以此申之而因報鄉先生父老也

壽江太恭人七十序

當莊皇帝時武林江陽泉先生以僉事按察廣以西諸部學持三尺廩廩一有所不當意輒投劾歸於是海內咸熟先生名而欽其節而最後久之則先生子太守君者由郎署出守福州其風節大類先生而潔廉豈弟循良聲獨著閩人上固已侈其事而咏歌之矣江先生之以節聞也與守君之名循良吏蓋皆李太恭人佐成之太恭人居恒稱說先生前者率多鹿門之誼而其所意授守君爲元元造福則何論雋京兆之母哉曩太恭人之就養邸舍春秋高矣守君昧爽候顏色已出坐堂皇察民疾苦而噢咻之退而具滫瀡奉觴上壽太夫人徐進守君問日所興除者某事守君一一對爲特進七箸一再舉觴意殊適也以故守君思孺悅太恭人不可得則益討閭閻之故而銳行之屬旱禱雨徒步暴

烈日中薰其容已又䟽諸溝河築斗門時蓄洩  
以通水利春作方殷單車行阡陌課耕者推牛  
酒勞之父老聚觀至感泣而閭左惡少年慄猶  
作姦則輒寘之理曰吾不欲爲良民蠹也以其  
暇行學宮與博士弟子品隲文藝題其甲乙彬  
彬閩人士習守君善政稍推其指由太恭人則  
舉手加額祝太恭人長壽會歲庚寅太恭人年  
且七十閩人不忘守君之德而願徼福於太恭  
人屬不佞修辭以命酌者不佞則謂守君五年

於此其善政可指而譚本之於所自出實太恭  
人之澤由今以往閩之士得安坐而脩其業閩  
之氓得安處而食其土之有百世之後孰非太  
恭人之年哉今 兩宮在上女德最茂 聖天  
子以孝治天下雍熙悠久世躋仁壽之域太恭  
人際休明之運撫膝下三世禕翟雍容而享之  
守君旦夕內召入班九列益張太恭人之德間  
致大官之庖與上方桐酒承 上餘權以效太  
恭人前夫非所謂吉祥善事者與太恭人其尚



顯精神愉快其意志以安我守君守君在郡且  
庇閩卽守君在朝且大庇閩不佞閩人也幸得  
歲歲祝太恭人無恙則所藉手以報守君者哉

壽郭太君七十序

代

郭伯子者與不佞同籍孝廉不啻平生懽蓋伯  
子之隸學官時已推爲諸生祭酒矣而隱約甚  
顧其所交游皆大父行傾一時賢豪長者伯子  
交益進名益高而家亦益落與三弱弟守章句  
兀如瓠瓜也於是郭太君實稱未亡人日督過

之太君之言曰老婦無所恃賴第地下業有成  
言庶幾能自致使老婦得以藉手是在孺子矣  
以此持諸孤莊而嚴每夜篝燈熒然諸孤挾一  
策左右立琅琅吾伊聲夜漏至二十刻猶不休  
少怠則跪之庭下數之孺子不力而忘生者竟  
忘逝者乎諸孤蒲伏流涕不敢仰視其嚴如此  
伯子旣舉於鄉則率諸昆弟更起稱壽太君特  
爲進一觴曰老婦非敢恃孺子自爲功亦唯是  
藉手以報地下耳伯子久困公車而最後謁選



得山東之曹縣亦以母故則太君年七十矣伯子幸語不佞養民勉拜一官卽升斗之祿不足以承母懽幾得大夫一言乃足以承母懽願借疇昔之誼而邀惠於吾子嗟乎此孝子之心也世方以鼎鍾謂孝甘旨謂慈以爲非是不足以望父母之腹夫孝在令名於萬鍾何有蜚英騰茂幸哉有子如此其懽可知不然卽伯子異日以治行異等捧徵書入侍見謂貴倨矣藉令無當於令名雖分大官之庖母禕翟而享之孰若

孝廉時稱觴媿快哉吾獨以太君之賢宜食福於後天所以緩於報之而嗇於售之固將以綿郭氏之祚而厚錫母也然則伯子之爲壽且有日矣試以不佞之言效之願太君更爲進一觴

壽林母太君序

林母黃太司徒襄敏公之曾孫也笄而歸於林是爲肖巖君君爲諸生時則已燁然有聲矣而不第有司歸輒發憤下帷達旦也母從旁解曰君柰何以七尺而徇所不可知者乎無何竟以

瘁卒母年二十九耳已持其孤絮泣於庭曰吾何愛旦夕命哉顧此藐諸者受之吾夫埃有建立時以報地下不然匹婦之諒溝瀆守之計畫無復之自謂永訣使死者不能慨然釋憾於身後何以托六尺之孤也蓋是時默卿纔五歲而其姑陳者又以哭子喪明母且泣且奉姑姑忘亡矣而家復故貧徒四壁立日以女紅佐孺子讀伏臘修脯輒取給焉默卿恒言每夜篝燈則孤挾一冊琅琅佔俾已卒業從容語先君子一

二事至藪藪淚下云於是都人上咸悉黃太君賢無不願交默卿者會萬曆丙戌則母年五十五而默卿以其先一年與計偕矣屬母初度之日不佞某以年家子從諸賓客後往謁醴酒旣具當脩辭以命酌者不佞進曰嬰杵殺身相勸難于立孤母之傅未亡人且三十年存胤子而玉成之食其報若左券夫天道猶水窪則盈之翁或以張屯或以裕以母始終視此不亦媿快乎哉客曰未也默卿博雅嫻辭功名其所自致

者此不足母所藉令默卿以經術向用雍容著作之庭間致大官供具稱觴上壽母也禕翟享之福履未央庶幾哉色喜乎客曰未也不佞避席曰紛華鉅麗此世俗所侈談也母三十而孀居間關荼苦以有今日惟是默卿奉母之教振前人之緒卓然樹立于時幸哉有子如此蜚英騰茂貽父母令名則母所藉以報于肖巖君者是所稱完節也以是爲壽可乎哉請以此而聽命闈人

記

鄆陵令錢公去思碑記

代

今侍御錢公初令鄆陵以循良著公旣徵邑人誦之勿絕當錢公被召時不佞寔在田間不佞陳人與公所部相聞也公去其邑之三年而不佞亦起家史局守故官鄆陵父老孺慕公如一日謀所以識不忘者則相與尸祝之業有成事輒走一介之京師徵不佞之文勒之石以示永永其言曰鄆爲中州巖邑隸于都會地瘠而民



貧辟如蝸濡動則立槁公初下車旱魃爲政公  
徒步露禱暴烈日中輒禱輒應歲以有秋於是  
流移者多疫且作公爲之醫許昌之民是以太  
和其治獄尤稱神明要於解散之而止一切贖  
錢盡蠲之曰吾不忍傳爰書而假筮楚剝民財  
也每入覲凡道里費皆取辦於家約勅胥史不  
得受一錢其正身率下如此時時廣厲學官簡  
諸博士弟子而程督之爲題其甲乙無不彬彬  
顧化者日坐堂皇延見長老問民所疾苦退卽  
疏之求善後之策無憾而後卽安蓋五年如是  
矣故公在則民怙之公去則民懷之余鄙又安  
能旦夕忘公也嗟乎舉世方務赫赫名以邀上  
而賈寵朝報政而夕奏功於善後何有卽其蠶  
悍武健稱媮快矣月計有餘歲計不足將焉用  
之乃公徐徐于于與民休息事上必以道拊下  
必以情安靜之吏悃悃無華去後見思是謂遺  
愛蓋不佞曩在田間所耳濡目染者大率如鄔  
父老語矣班史紀循吏每嘖嘖於文翁朱仲卿



有餘思焉考其治行不過仁愛好教化廉平不  
苛以愛利爲行如是而已乃文翁在蜀吏民爲  
立祠堂歲時不絕而仲卿至謂後世子孫奉嘗  
我不如桐鄉也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公今  
爲天子近臣膏澤所及何論一邑惟是鄙人無  
知饗其利者爲有德卽公異日善政遍四方則  
鄆陵爲之兆不佞所願効一言而因以報二三  
父老也公名夢得字 爲浙之桐鄉人不佞  
同榜進士

路南州新建儒學記

高皇帝之平滇南也蓋實以重兵臨之于是草  
初未遑講馬上之業釁孽時作無歲不勤王師  
經理既定始圖久安之策郡縣棊置漸以俎豆  
代干戈久之滇乃益治文風且振椎髻之民率  
襲冠裳登其賢能而賓興之壹視中土翩翩乎  
明德遠矣而路南故隸潞江自成化間始改設  
流官地絕僻什一依山菁而居閔不知學其類  
者稍通章句籍博士往往寄他庠厥後益多道

經路南稍跋涉書生苦之而山箐之民竟不識  
衣冠作何狀則何繇顧化越人被髮視章甫猶  
弁髦何以故不習故也卽引而置之通邑大都  
文物從容赤面而走耳萬曆丙申鍾君應麟來  
守是邦圖之三老咸以爲建學便上其議於視  
學使者兩臺疏請于 朝得報可越辛丑而竣  
不佞受成焉凡所創建者曰大成殿曰明倫堂  
皆五楹曰尊經閣曰敬箴碑亭曰啓聖祠曰文  
昌祠曰鄉賢祠曰名宦祠皆三楹泮水戟門齋

舍衙廡莫不備具蔚然鉅麗之觀矣今守史君  
載德幸而語之曰是諸大夫寵靈而載德藉手  
以告成事者也願使君勒石紀之夫古造士之  
法則莫詳于成周考成周之所爲學者其名曰  
庠而釋之曰庠者養也養也者作其孝弟忠信  
之心銷其暴戾恣睢之習六禮三物皆此志也  
辟之養木者然置之於深山大澤無斧斤之擾  
至於干霄然後以備明堂之用此寧可以歲月  
冀効哉 高皇帝養士二百餘年其法稟之成

周而其要乃在伸士之氣而培其節夫士之氣不扶則抑士之節不植則隳廟堂之上威欲行於逢掖之細何求而不得母寧自屈而伸之凡以培倫常而明紀綱使之有所維持而不壞古聖王所爲長治久安之術其率用此邇者利孔旣開盡山澤而錮之卽學宮不免焉遂至右鹽鐵之義而左文學之說薄其所謂養者而重其所謂罰者士之氣節幾抑鬱而不得伸彼都人士且儼然依於夫子之教而凜然習于 高皇

帝之約束堅持孝悌忠信之心而盡訕暴戾恣睢之氣夫以荒服反覆之國易動難安曩日金革所不能縻者而今以非道加之猶不易其素此無他教之所懷上之所作也史言文翁守蜀見蜀地僻陋有蠻夷之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者新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蜀人士化之比齊魯焉今士生右文之世不出戶而得師何論漢德故被服聖教則爲良士沐浴聖化則爲良民母自卑其氣母自隳其節以用夏變



夷較然不負其所學則豈惟諸大夫藉以榮施  
不佞視學如此有厚幸矣鍾君內江人史君潛  
山人前後守澱江者王君祿兆卽墨人程君子  
侃休寧人皆與有勞者其經費則三刺史捐俸  
爲大役先而庶官羣弟子亦樂助其成云

瀾滄江新橋記

由永昌北出九十里而近有山曰羅氓其下爲  
瀾滄江考之漢志有瀾津之歌楊太史用修曰  
源出吐蕃嗟和深廣莫測兩岸飛嶂插天不啻  
千尺岍陡水悍不可方舟其上架飛梁爲橋舊  
矣迺修迺燬其詳不得而聞猛酋作難一烈而  
焚之主者竭力修建蓋募衆緣而成無何蒲夷  
再叛大中丞陳公命率統偏師勦之兵憲杜公  
監其軍賊飛走路絕計無所出夜潛出燒橋欲  
以斷饗道而困永昌一夜盡爲灰燼惟茲瀾滄  
在郡治爲咽喉此北走滇雲道也辟如人心然  
扼其吭則手痺矣公曰賊敢憑陵罪在不赦當  
滅此而後朝食於是亟檄郡守期不日而告成

功而前募建時頗有羸鏹度不足則捐俸爲大  
役先巡憲張公割廩餘佐之二三守相及縉紳  
三老亦各樂助其成經始於春二月而畢役於  
夏六月矯若長虹翩如半月力將岍爭勢與空  
闔利涉之功於是爲大矣守華君勒石于江上  
用示永永則以杜公之命命不佞紀之方春之  
暮也不佞以校士來茲江春水始漲舟楫大有  
戒心今幸覩諸役安敢以不文辭也夫徒杠與  
梁則王政所有事又司險知山川之阻而達其  
道路古之行師者亦率用此漢趙營平奏治湟  
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以制西  
域威行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前史以爲美譚  
而魏崔亮治渭水獲巨木數十章取而橋之百  
姓以爲便至目之曰崔公橋蓋濟人利物知爲  
政者矣况在禦侮是惟要害之區因獸猶鬪何  
所不至跋胡蹇尾將狼顧不遑前矛慮無若臂  
指之相使則茲橋胡可緩也初賊燒橋勢猶猖  
獗幕府以爲憂謂賊且困蝦臂何足以當車轍

乃懸重賞而構之督戰益急賊窮竟縛其魁殲  
艾殆盡蓋賊平而橋亦告竣是舉不煩莞庫之  
士民無告勞財無過費垂永利而足軍興此之  
爲功卽趙營平崔雍州無能爲役矣今天下之  
津梁稱巨麗者宜莫如吾閩之萬安顧所繇不  
朽則以蔡君謨之文君謨不嫌自序其績而公  
乃藉於芻蕘之言將毋令茲橋以公重也而以  
不佞之文輕乎哉公名華先冠縣人張公名堯  
臣內江人華守名存禮興國人而郡司馬鮑紋  
萬戶侯世賢皆爲植法得並書云

新置雲南府學租記

滇中諸郡邑率有學田計所入僅僅什八爲猾  
胥乾沒徒具額耳此轍中鮒者安所得升斗之  
水而活之先是臨川黃君廷寶以僉事巡昆明  
部中積罰金若干已改治兵爲視學其籍具在  
曰是羨物也而有便計吾以金易粟春而散之  
秋而斂之藏收其仂而不取盈我則不費而千  
家可無饑夫母行則不蠹子約則易輸十年之



濟且益廣乃旬校會計得粟千石立爲經制貯于衛庾縣大夫總其事名之曰小惠君之意若竊比於乘輿之濟云耳行之一年滇人大以爲便久之黃君遷去守者緣爲姦利市猾逋負者不肯輸官或輸而守者蝕之不以告於是代黃君爲漳浦劉君廷蕙極核之半已爲鼠雀耗矣無已則簡其三之一令之變鐵以佐軍興封其餘以備歲又一年而不佞承乏滇乃大侵四方邊糴無所出民間嗷嗷有稱貸者爲下所司料之額益誦問之則曰此積逋也而前所稱佐軍興者縣吏實匿其書未及上且瓜分者蠶食之矣余聞恚甚檄李官孫君治之引繩批根始得姦匿狀比之嚴闕二月僅完其舊他流移不能償者悉赦之諸豪惡吏論戍有差計得金六百七十兩其充餉者如故實在者四百有奇不佞嘆曰法有美而不行政或久而滋弊當黃公荆義時何異古之常平乃在事者秦越委之徒以望姦人之腹善始者不必善終固非虛語雅聞

滇士無恒產往往食貧藉令急黔首而緩青衿  
謂知務何且民夥而士寡夥則難及寡則易徧  
與其博施而不足毋寧近取而有餘余辨此矣  
行求得市舍一區索價四百兩而贏度不足則  
益以他租充之歲徵租四十金而縮儲郡帑以  
待貧士不佞所爲此者要以終黃君之惠而爲  
都人士升斗之潤矣旣成恐復有如向者乾沒  
也輒爲記其始末使後人有考焉孫君名台偏  
橋人才而敏今知和曲州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四

傳

鄭繼之先生傳

徐子瞻令君傳

王叔魯傳

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小峯李公墓誌銘

陝西按察司副使魯峯劉公墓誌銘

明安遠侯元配李夫人墓誌銘



處士東郭徐公配鄭碩人合葬墓誌銘

昌黎令封文林郎陳公暨配封孺人段氏

合葬墓誌銘

貴州左方伯麓池郭公墓誌銘

張隱君暨配鄭碩人合葬墓誌銘

陳卿仲墓誌銘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四終

西樓全集卷十四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仲子慶霖編次

傳

鄭繼之先生傳

明文章至弘治而一變於是作者百數十家而  
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吳徐禎卿及吾閩鄭  
善夫先生最著先生字繼之別號少谷山人而

自其初生太夫人夢日墮於懷吞之遂有身先生幼負奇質髻椎隸學官則已厭薄一切經生言學爲古文詞有聲矣二十舉於鄉明年爲弘治乙丑遂成進士而何景明寔直中書相得驩甚益切劘爲古文詞已亳州薛蕙黃州王廷陳吳郡顧璘三衢方豪東平殷雲霄皆一時知名士後先至咸折節而交先生文酒過從靡間也毅皇帝初先生猶在選人纂修蘇松常鎮寶錄成隨丁內艱積六年授戶部廣西司主事出

權許墅關譏闢有法著爲潔令是時中貴人方用事亂朝政先生鬱鬱不自得意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歸歸則築少谷草堂於鰲峰顏其亭曰遲清以見志交與鮮絕守令干旄往候顏色先生以一童子支剝啄終無所造請諸公愈益賢之正德十三年先生病良已起禱禮部祠祭司主事守員外郎滿三載考贈父母如其官嘗奏改曆元事宜語甚核詳經濟錄中毅皇帝之末年儲位久虛逆藩素蓄異謀嬖人江彬及

諸中貴人相左右爲姦諸曹郎黃鞏等以諫止  
南巡語侵彬彬大恨矯 旨杖闕下有死者先  
生不勝憤挾舒芬張衍慶復上疏切諫彬益怒  
罰跪午門已杖三十幸不死當先生罰跪時猶  
草疏數千言納懷中言所以不當出狀謂方豪  
曰死則上之無何而 駕發先生詫曰已矣無  
所容吾言矣彼地下者其以余牖下非夫哉遂  
再請告歸山人孫一元故與先生契分不薄先  
生歸一元且死則間道之茗溪哭之爲經紀其

喪浙東饒佳山水洞天石室多仙靈壑宅如禹  
穴天姥蘭亭雁宕之屬慮無不受杖屨者嘗雪  
中遊天台褫衣筍輿吟趣甚適時顧璘方守天  
台聞之曰此必吾繼之也亟使人邀之爲盤桓  
竟月無何歸閩有終焉之志先生故居南湖去  
郡城五十里而遙地稍勝先生與一二曹偶如  
林鈇侍御傅汝舟高濂二山人日觴咏其中而  
守君汪文盛者時時屏騶從從之先生爲具筭  
器食濁醪數斗佐以杞菊汪轟飲至醉也嘉靖



改元先生用薦起爲南京刑部郎中尋改吏部  
行至建寧遊武夷山大風雪爲寒所中竟游歸  
病遂徂抵家二日而歿年三十九耳病亟猶手  
書鄭重以遺文託高傳二子而後瞑目死之日  
紫氣勃勃不散蓋先生客天台嘗語華玉明年  
海上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人以其語驗云  
先生爲文章泚筆立成渾雄蒼老大抵出入諸  
子而本之六經其詩以氣格爲主以悲壯爲宗  
古詩樂府沿漢魏下及六朝歌行近體抵掌少  
陵絕句翩翩有青蓮之致書法尤入神真行斟  
酌聖教狂草奔放縱橫爛熳顛素而下弗論也  
間又創意點染花草叢篠怪石得象外趣然絕  
不名其業以此人亦鮮知者嘗一晤王文成於  
毘陵慨然有味乎性命之學則從湛氏得其緒  
而力行之功取專詣非獨立門戶而已先生每  
言經生局迹蟬緩其衣多文辭而鮮實効何益  
於殿最乎居恒取國家掌故講其廢置所繇及  
利害甚哲每郡邑有大政先生輒爲決策務中

機宜其所莊事者莆陽林俊司空林雅推轂之  
謂有大臣之器厄於年而不得售惜也林武又  
言先生篤於內行婚嫁七弟妹羔雁筐篚無不  
自其手指出者葬母屬二十餘喪皆假貸於子  
錢家其厚如此汪守君旣葬先生於梅亭已編  
定其詩文若干卷行於世而子通經世要談軼  
不傳鄧原岳曰余小子與鄭先生不相及而於  
先生外孫林學憲道茂許觀先生像髯而都若  
神仙云其集今盛行世有知者或乃謂時非天  
寶位靡拾遺以無疾呻吟爲先生病夫明正德  
於唐天寶安取低昂哉而欲呻吟者之必賡歌  
也惟王元美評其詩如黃河水稜得杜之骨庶  
幾實錄云

徐子瞻令君傳

往惟和之入燕也與不佞好爲約吾挾駿骨爲  
爾先驅至則會荆軻市中期擊筑爲信不佞敬  
諾蓋惟和行月餘不佞始發及不佞抵闕下  
尋惟和於酒人羣則徐先生凶問且至惟和徑

歸矣不佞舉酒酹地南嚮哭失聲久之不佞還  
里先生既祥惟和弟惟起復走吳謁顧道行王  
百谷二先生爲表若銘歸而屬不佞爲之傳曰  
不腆先令之骨實藉此以不朽不佞哀而許之  
徐先生名槲子瞻其字號相坡居士閩中人也  
徐先世受賈先生始以逢掖起家凡再爲文學  
掌故以至今尹先生束髮讀易則從舒紹安御  
史游御史門墻稍峻每橫經弟子無敢亢者先  
生一再發難輒踞其上舒大屈謂徐卿嶽嶽欲  
折吾角邪其年隸學官遂旣廩於是貴谿江干  
順錢塘田叔禾後先督學名能知人爲先生推  
轂甚力然終不第嘉靖乙丑僅以貢上春官蓋  
先生屢困省試其文從容醞藉皆根極理窟倉  
卒若不能詳及被放後則又無不爲徐生申恨  
者先生謁選得江西南安訓導而守南安者爲  
林允中與先生筆硯交先生自公庭延接外絕  
不肯私覲崇義缺今臺檄先生攝先生謝不往  
也諸生張某赴他郡歲試貧不能具資斧至



其子以行先生爲出橐中裝贖還之其守正尚  
義多類此滿三歲遷廣東茂名教諭守功令如  
初先生爲人介而和所至身自督課以士行相  
切劘故諸生每憚其嚴然婉曲情至絕無他腸  
士以此歸之而當道者久亦廉其賢而爲之延  
譽竟以薦擢江西永寧令云先生雅不習爲吏  
又惡聞箠楚聲嘗取唐人拜迎長官心欲碎鞭  
撻黎庶令人悲二語榜之座右永寧租庸歲二  
千緡耳又多逋負令坐此奪俸先生謂民色如

菜寧忍割其脂膏令立槁乎終不加一箠或謂  
徐令弱不任事先生嘆曰吾有去吾官耳吾不  
欲以繭絲易五斗也遂投劾歸先是吉州張守  
君雅知先生屢匿其牒弗以聞至是張以考績  
行乃得請先生之在邑也無赫赫功其去也百  
姓思之謂徐侯長者卽先生可知矣旣歸買宅  
鰲峰之麓雲山四封幽寂可憇植花木百十種  
手自剪剔妙得其候每花時佳客過從出濁醪  
相對煮笋燒藿雅歌留連客未醉主人已頽然

客散去不知

少事父母以

母養之所得

學自六經子

爵之後篇什

工也先生素

得病遂卒春秋

人生駒隙耳其將

幻卽此四大歸之泡影幻化之軀久視

息於世間也賓客相顧嘆息是安得達者之言

而稱之先生所著有徐令集周易通解養生纂

要藏於家三子燻燻燻皆負雋才燻卽惟和籍

孝廉燻名布衣俱能詩與不佞同社

鄧原岳曰人謂先生治邑如陽道州勇退如陶

彭澤任達如王無功篤行如繆羊令庶幾近之

余獨怪先生口不談莊老其臨化之言一何懸

解也故曰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道不

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谷曰

名如夢如

王叔魯傳

王叔魯者閩人先名元字學曾改今名更字少文云其先故多顯者曾祖士昭以名進士爲叅政有聲叔魯之爲兒時不好弄五歲就外傳日記千言七歲工聲偶每客至命之屬對行觴輒應聲而就客大喜無不爲飲至醉者而葉兆中太守尤奇愛之謂其父亨仲是兒了了且大而宗卜二學書摹倣聖教十得其六七八九隸學宮於是楚黃耿子健先生寔收之拔置高等叔魯雅不喜博士業所爲制義若不經意得者然老文學讀之至咋舌嘆曰安得作爾馨語一二曹偶爭願交叔魯矣已從徐燧兄弟游燧兄弟善詩則叔魯亦善詩其從父崑仲善繪事則叔魯亦自以其意作山水寫生出其表也又時製古印章鐫刻精妙卽名其家者皆愧恨以爲不及其人玉立英英獨照於人交恂恂如也口不挂臧否而引大義責人有古烈士之風性尤篤孝侍母疾竟病不解帶居喪擗踊絕而復甦每



號慟路人爲之酸鼻父坐此不更娶鰥居終身  
家故貧環堵而居叔魯于于安之焚香燕坐左  
右圖書數卷佳客過從揮麈而譚仙釋之緒纏  
纏不休居恒善病貌癯然不勝衣又性好客朝  
夕應接常若不及父始禁其往來而叔魯已坐  
羸疾不可爲矣方叔魯病時而從林氏學養生  
家言終日兀坐習吐納之法不大驗日就疴瘵  
叔魯亦自知其必死賓客問疾譚吐如平時忽  
一日語其父曰父幸自愛兒去矣擊木魚數聲  
而逝年僅二十未有室也卒之日弔客雲集皆  
行哭失聲同時而哀輓者二十餘人不佞自長  
安歸叔魯已臥病故余不得交叔魯及讀徐燧  
哀辭而憐之更爲之慟夫叔魯一少年而負盛  
名奪造化所忌古稱丈夫蘭摧玉折悲夫

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小峯李公墓誌銘

代

萬曆戊戌夏四月二日少司馬小峰李公卒於  
家越明年將襄大事李公與不佞同榜兄弟相

善也公子錦衣燦暘以奄窳之事來告謹爲列  
其大者勒而藏之幽按狀公諱松字某 別號  
小峯家世霸州大城人祖祥有隱德父淮以歲  
貢爲鄆陵簿邑人至今思之俱累贈通議大夫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皆以公遼  
左功母繳氏累贈淑人是生公公纔五歲而繳  
淑人見背其繼者爲王太淑人保護甚至鄆陵  
公素竒公語太淑人曰孺子也才母爲他兒所  
溷吾當自程督之耳以故公經術一切取諸庭  
訓無他師稍集諸生則諸博士家業已心攝之  
矣戊午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於是鄆陵公已不  
逮養公泣曰吾父辛苦一經不得售兒幸薄售  
乃三釜之饗不以養而以祭何以稱圖報哉初  
受得歸安縣持節甚苦以愛惠得民心獨請託  
不行卽權貴家以事居間公集氣待之不爲禮  
以此諸權貴家不能無恨公爭媒孽其短幸直  
指龐公尚鵬力救之得解然竟坐此左遷爲鄧  
州判官居無何擢滕縣苦節如初已擢工部虞

衡司主事調兵部武選司進車駕司員外遂出  
爲遼東兵備僉事時虜數躡遼左鎮城空虛滋  
不支公至周視形勝規畫便宜拓紅螺山爲內  
地鑿山築邊牆遙接山海關連亘八十餘里曰  
此遼數世利也墻旣成邊人始有固志累陞叅  
議副使叅政按察使至右布政俱照舊管事遂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進兵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巡撫如故公在遼十二年與虜百十  
戰斬馘五千八百餘級最後大虜挾五萬騎犯  
塞公召諸部先期薄之諸將皆謂虜勢張不宜  
輕出戰不利懼喪全師公曰虜勢張吾不出且  
逼廣寧吾先自敗遂率勁兵夜馳九十里與虜  
遇且戰且前虜見師銳退避數舍相持竟日虜  
無所掠饑甚遁去朝議積公前後功蔭一子錦  
衣衛副千戶世襲蔭一子國子生子告命已又  
加兵部左侍郎以繼母喪歸遂不起公性篤孝  
事繼母王太淑人如所生居父喪幾至減性自  
爲孝廉時好賑人之窮每稱貸以備緩急人或



謂公公去諸生幾何而務博濟爲也公笑而不  
答家居置義田三百畝收其租入付族長老籍  
掌之卽族人婚嫁羔雁葬葬棺槨率視公爲外  
府矣公配裴氏累封淑人男子三長卽燦賜錦  
衣衛世襲副千戶婦段氏次煇賜錦衣衛正千  
戶婦溫氏次燦賜國子生婦紀氏則側室羅氏  
出孫男二長培寅次培貞女六孫女二公生於  
嘉靖乙酉年十一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四塋  
于某山公守遼最久功亦最大公去遼遼益坐  
困夫遼陽京師左臂國家倚爲安危疆場之吏  
非久任無以責成功卽李公可觀矣是宜銘銘  
曰士初仕試爲令蹶而興氣益振東方之事爾  
爲政鑿閭山高莽相映瀚海茫茫淨如鏡初連  
起冢功堪竝千百餘年積餘慶

陝西按察司副使曾峰劉公墓誌銘

代

憲副劉公嘉隆間名進士由法曹起家積至今  
官以老致仕歸歸十餘年始卒余里居久雅信  
公之爲人公喪旣除其子繼祧將襄大事不遠

千里來徵余銘以余論公庶幾循良質行君子也邑有耆舊卽後死者安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宗岱字伯東號曾峰其先棗強人也國初有效忠者徙歷城因家焉凡若干傳而爲贈公勗以明經爲鄭州學正諸生嚴憚之是爲公父贈公娶牛安人不宜子公與弟某皆出側室茹太安人公生四歲而孤二母遞襁褓之抱影窮廬更相爲命矣公稍知學日祛篋讀贈公遺書每達旦不休業已成兄弟皆隸博士二母喜相慰也兒幸俱縫掖吾襁褓不爲勞無何弟某與其婦皆卒牛安人亦坳茹太安人泣語公吾二寡母辛苦持二孤相繼淪謝吾母子孑然兩身耳何以報死者地下乎公亦頓首流涕於時公學益進文日益有名周與泉先生築白鶴書院以招來學公以高第往諸生折節下之嘉靖壬子公舉於鄉己未成進士時人爲公大器固當晚成一第不足溷乃公也公初授爲河南府推官號能執法伊庶人淫虐日操守令短長旣伺公

無所得心林公而忌公者反構公爲伊黨造蜚語中之幾不免會南海龐中丞疏薦力甚事得寢已擢戶部主事督代州倉所建白悉中機宜一日虜犯朔川督臣主車戰失利卒大潰主者惡其彰也縛二逃卒欲誅之公謂督臣潰卒尚未盡歸今僂此柰反側何督臣固信公遂釋不誅公治賦也而知兵如此邪在鎮滿考改員外郎得封贈如今甲差竣轉郎中而六安之命下矣公之謫也猶以蜚語故久之公議益白稍擢

沁州知州量移廣平府同知所至興學校修城堡去輒見思尋擢南京戶部員外郎調兵部武庫司郎中出爲山西僉事分部河東蓋兵備也公在河東多保障功三年陞浙江叅議以入賀行遂陞陝西按察副使太安人且八十矣公宦遊四方太安人率御板輿從之最後一病垂殆公乘間請曰母春秋高兒備員外臺官不薄願奉母歸故廬母匏繫爲也遂乞終養旣家居益爲色養太安人喜施予務中其權內外族貧者



待公而後舉火羔雁資斧棺槨布絮人劑而給之家人以爲言公謝曰此太安人指也太安人沒時公已老猶孺慕不衰人以爲難晚治別業於湖南觴咏自適賓客過從流連日暮蓋自是不問外事矣所著有漁樂滓言多微詞公素強偶抱末疾迄不起則丙申八月二十四日卯時距生辛巳十二月十九日戌時春秋七十有六配呂氏封安人處士詢女側室楊氏李氏呂氏李氏皆前公卒子一李出卽繼祧娶陳氏南京工部郎中可大女女二俱楊出一適潘鳳翼教授子震子一適許恒長史邦材子卽李于鱗集中所稱殿卿者也繼祧將以今年十一月四日葬公於濟東新兆而以二母祔銘曰藐藐諸孤孰翼之成煢煢寡嫠孰遺之榮快若健鶻不隕其名逸如冥鴻益葆其精歷下之山鬱鬱佳城余爲爾銘嗚呼此賢大夫之塋

明安遠侯元配李夫人墓誌銘

代

安遠柳侯元配李夫人薨于京師年纔三十將

歸葬南都而丐焦弱侯太史狀徵不佞爲之誌  
若銘李夫人者太保臨淮侯女也臨淮爲先太  
師門下士與不佞通家契好則不佞安敢辭按  
狀李氏之先出隴西始祖曹國公尚 高廟姊  
大長公主主蚤殂 高廟憐之恩賜獨厚再傳  
爲岐陽武靖王則所稱開國元勳歿而祀于  
太廟者也 肅皇帝時盱山公出鎮三楚臨淮  
子含間實生夫人夫人幼而端凝穎敏數歲已  
通孝經列女傳諸書及笄歸于柳侯家人竊議

是貴人女不必嫺於內則而夫人事姑史甚恭  
且暮上食唯謹至出嫁時裝買田若干畝爲供  
具太夫人安之於是侯弟尚壯未有室侯以爲  
言輒出私橐爲之納婦其賢而知禮皆此類也  
居嘗勸侯讀書習騎射與學士大夫游奈何從  
諸子侯鬪鷄蹴鞠自鄙薄爲侯深領之賢豪造  
請不避寒暑所結交盡大父行知名士矣侯襲  
封可四月而夫人病病卒不起疾亟猶勅女媼  
勿令太夫人知母以新婦故傷病者心蓋太夫

人時亦寢疾且阽危云夫人生於嘉靖乙丑七月二十六日卒於萬曆甲午正月十日葬于南都天闕山之祖塋 高廟所賜地也銘曰赫赫侯門厥有姬姜爾年不售爾德則良天闕若堂奕世而昌

處士東郭徐公配鄭碩人合葬墓誌銘

東郭徐公之葬也在楓木之原其子孝廉仕擢謁徐司勳狀而來請曰先壟之封二十有五年矣而銘石尚虛惟是不孝無似不能加尺寸于先隱君也無已則願勒一言于墓門死且不朽余哀而許之公諱滙字宗達別號東郭先生其先有幸降者爲宋河南節度使與金人戰死子大典以蔭爲衢州守葬常山遂家焉數十傳而爲公父味山翁有隱德爲鄉大賓味山翁年四十而生公少習博士業有聲一旦棄去拮据治生中年乃益饒公旣以身起家而諸弟方宦游一切倚辦公也或以爲言公曰但得承膝下歡此錙銖何有盖味山翁晚益康豫喜公爲能子



矣已以其間朔宗祠置祀田若干畝歲時合族訓以大義族人化之內外屬以緩急告者未嘗以無爲解有不平輒不之公府幸得公居間立解其爲鄉人所重如此公諸子皆隸學官所以督責之者不獨爲名高於是姚江錢緒山先生得王文成之傳講學於武林公遣諸子從之游語之曰此學者第一義也諸子稟公之教率尚躬行郡邑守相每下車聞公名咸折節下公尊爲祭酒每當蜡賓欲致公爲重公固謝不往也

晚年築一室於郊引泉種樹爲游息之所顏其堂曰師古人謂公出入不悖人倫卽不拘繩墨而闇與之合雖曰未學謂之學矣公生于正德庚午八月七日卒于隆慶十月二日年六十一娶鄭氏爲給事鄭公林孫女和順孝敬實稱內助大抵公所爲德于鄉孺人多贊成之生于正德丁卯閏正月七日卒于萬曆庚辰四月二日年七十有四子三長卽仕櫝次仕棻爲連江丞次仕陞爲郡學生孫男六孺人之卒也後公十

餘年祔葬於公禮也是爲銘銘曰謂公隱邪爲政于鄉謂素封邪示我周行有美碩人君子偕藏石室旣封百世其昌

昌黎令封文林郎陳公暨配封孺人段氏

合葬墓誌銘

余聞齊魯多循吏蓋陳公其一云公名良輔字鳴治別號念齋御史勗之父也世爲齊之莒父人代有聞者公父真爲文學有聲母曰崔孺人屬公髮未燥則已失怙恃矣文學病革則持公襁褓中泣曰而父竟以逢掖終他日成吾志者孺子也公雖幼已心識之舞勺而通博士業終日守一編側首吟哦群兒黝之如弗聞也者二十隸學官試每屈其偶嘉靖丙午舉明經試南宮不第至庚戌危見收矣亡其策格弗錄自是而五上皆報罷嘆曰此亦儻來者安能繫此而匏瓜爲乃謁選得真定之靈壽士民安之可一年而調繁改昌黎昌黎城惡山水漲圯其北隅虜倏至居民皇皇公戒嚴誓以死守虜衆薄而

攻旦暮且下公念北隅缺益厚集旗幟設木柵拒之虜疑有伏不敢進相持三晝夜度不能破乃引去於是微公事幾殆初入犯時民爭出城避寇城且空公馳至北門過走者具言城可守狀民稍稍來歸而備兵使者中訛言謂公無固志坐是得論勘人方爲公不平而公竟倦遊拂衣歸矣旣歸不問外事益務爲德於鄉歲租入輒隨手盡邑有大役捐資爲士民先士民化之時御史君已多貴徵公程督甚厲萬曆癸酉御

史君舉省試第一人十年而成進士公喜可知也吾庶幾藉吾子以見吾父及御史君令襄陵公所以語襄陵令者如治昌黎御史君奉命唯謹三載考績封公如令甲公笑曰吾爲循吏孰與爲循吏父樂哉公去昌黎幾三十年父老猶思慕之爲尸祝特祠歲時伏臘不廢其得民如此公生正德丙午年五月二十日卒萬曆甲午九月廿五日春秋八十娶段氏贈太孺人有婦德生于正德辛巳十二月十四日卒于嘉靖丙



寅十月十六日春秋四十五合塋于某山負某  
抱某以某年月日窆男三長卽御史君娶蔣氏  
贈孺人繼李氏封孺人次勸娶劉氏先卒次助  
娶左氏孫男六元胤元受元敬元慶元賓元復  
曾孫男二勸助元受皆諸生元胤以諸生旣廩  
君子謂陳氏固未艾也是宜銘銘曰公爲士有  
厚養而困一第阨公者天公爲政有保障功而  
有不得售阨公者人又胡爲哉阜昌而戩穀耄  
耄而歸真蓋天人之際有不可逆定者或豐而  
嗇或屈而伸莒父之丘蜿蜒而嶙峋碩人與偕  
爾子孫振振

貴州左方伯麓池郭公墓誌銘

郭方伯者萬曆間名臣也歿十年而不克塋久  
之不佞入滇搜諸闕事始悉方伯公行誼而公  
壻朱中丞者遂以唐孝廉堯官之狀請不佞爲  
志其墓而銘之夫方伯敷歷中外幾三十年一  
再專藩而以貧死其賢可槩也按公狀諱斗字  
應宿別號麓池其先河南封丘人國初有諱福

者從征雲南以功授右衛前所百戶遂爲其衛  
人三傳而進副千戶又再傳而進正千戶是爲  
明威將軍諱彬其得明威稱也以公故配汪恭  
人生丈夫子三長卽公公生文弱不類將家子  
嘗私謂所親曰儒子當以經術起家耳安用兜  
鍔爲乃盡屏去孫吳書不讀讀毛氏詩日下帷  
母間寒暑塾師避席屢矣而諸紈袴子率目攝  
之此彘彘者當以槁死公夷然不屑也十四隸  
郡庠而建安太宰李公絕竒之試輒冠諸生丙

午舉于鄉庚戌之南宮而明威公物計至公徒  
跣歸哀毀甚癸丑成進士除湖廣之孝感令民  
敬之如神君邑有殺人者獄已成公疑之有嫗  
而丐於前者公曰此探我也下之獄則真殺人  
者使嫗爲偵一訊而伏庭吏皆驚屬歲侵民多  
殍庾穀百千石業請于臺矣而未及報可公曰  
是且溝中瘠何能待久第發倉給之有不可令  
坐其辜後事聞更謂郭令知便宜慰薦之竟以  
高第徵拜南京戶科給事中初莞庫卽條陳十

二事汰其冒濫者人稱便一夕有數人伏堂下  
出懷中金爲壽則皆以公條陳故而受公惠者  
也公怒呼吏卒縛之踉蹌走免三載考績得封  
贈如令甲尋以汪恭人喪奔歸服闋補戶科給  
事中尋遷兵科轉左巡視京營於是協理者爲  
大司馬蒲坂楊公公爲之佐所經畫多合 肅  
皇帝以此知公有白金文綺之賜會操江都御  
史某藉權相爲忤多不法公疏糾之權相爲之  
與主得不罷而公竟出爲山西副使當是時公

直名大著而前都御史者亦遂鎮撫其地客爲  
公懼公顧益自發舒不爲阻公之分憲也主驛  
傳先是民困馬戶歲費不貲公議官置馬給諸  
傳甫一歲餘羨以兩計者七千負郭居民甚夥  
日苦剽竊不休公議建外城盡護之民藉以完  
相率於城西立祠祀伏臘卽都御史欲脩郟於  
公卒無以中也久之擢四川左叅政已改貴州  
按察使值安國亨之變督撫議剿撫之宜未定  
公謂此狂酋家自仇殺不足煩王師撫之便督



撫以爲然則又請曰黜故滇孔道關嶺以西路  
險陘往來病之久矣國亨罪當罰粟計可得萬  
石藉第令修之平爲大道此百世利督撫以爲  
然下令如公策非久擢浙江右布政尋轉左公  
素熟于國計又持廉不取一錢浙鉅藩財貨出  
入以萬計公別爲勾校法著爲令宿靈若刷暇  
日則與僚從日游西湖諸寺且觴且咏詩成輒  
手書榜之人多傳誦者謝御史某驚而張初報  
謁諸藩司欲撤去堂座公以舊規不許謝嫌之

中以蜚語太宰仁和張公知公廉意不直御史  
然被調去去之日僅圖書數篋耳則杜門謝客  
有終焉之志而中外論薦可十餘牘強之過楚  
而江陵相公有父喪還里弔者櫛比公獨不往  
江陵滋不悅時山西貴州俱缺左使部議欲以  
公補山西江陵持之竟補貴州公之貴州無幾  
時當入覲而諸酋長以故事餽遺累千金公悉  
卻之已上計以老勒致仕蓋江陵猶以前恨云  
公旣懸車服居士服盤桓山澤間甚適去城三

十里有進耳山者最幽寂公結菴其下讀易焚  
香不復親世事昆明名刹如妙高羅漢華亭員  
照之屬皆峭蒨可遊公每經旬杖屨一還性與  
衲子問難疑義而已公性好施與醫藥余雁及  
棺槨之費歲無虛日諸衲子有所營建率倚公  
爲大檀越顧公宦而挫產橐中如冰皆宛轉應  
之耳公內行惇至居家以孝友稱痛明威公之  
不逮養刻像事之每晨興爲具衣冠肅拜老而  
不衰公旣推世蔭於仲弟科累官至都護而卯  
翼其季弟魁以鄉薦爲令尹公什九居外俸入  
盡以付季季所置產皆上腴公歸絕不問季季  
亦竟不言公老至不能具饘粥季若罔聞也者  
公謂諸子曰吾入仕久不能爲女具升斗之儲  
然女能自致何必待成業不然雖山積何益蓋  
季死而產垂盡公子顧能以清白世其家人以  
爲天道云公素無疾飲噉不異少年無何示微  
疾而卒蓋萬曆己丑八月某日也距生正德戊  
寅正月二日春秋七十有二元配汪氏封恭人

先公卒次李氏葛氏吳氏子七維城維邦維寧  
維疆維國皆業諸生多旣廩者而維城尤以文  
行爲予所獎拔維省維民尚幼女四壻皆鉅族  
朱中丞運昌其最顯者也孫男四孫女四以某  
年月日葬于歸化寺之祖塋公詩法錢劉時時  
出奇語其登岳陽樓酒酣放歌有影分疎樹方  
知月光瀉銀河不辨天之句贈多人口所著麓  
池存稿十二卷藏于家銘曰公有口忌公者箝  
公口使不得逞公有才忌公者屈公才使不得  
竟不伎不求母躁母競知公者號公爲貞爲白  
爲恭爲清鬱鬱新阡佛廬相應公也窀穸彌子  
孫之慶

張隱君暨配鄭碩人合葬墓誌銘

張隱君名圻字孟京別號少石山人其先世由  
固始入閩有諱懋者以鄉薦爲周王府紀善爲  
人方嚴周王憚之語其郡志中懋生濬濬生廷  
器凡三爲令長著循良聲也令君娶于唐而  
生君君才數歲而唐物其繼爲賀孺人君所以



事之母不如唐孺人者賀孺人亦憐愛之如所  
生君自幼有至性歲時伏臘及唐孺人忌日未  
嘗不涕泣汎瀾然至上膳賀孺人許則言笑自  
若柰何以此傷生者心令公固已異之矣已令  
公謝羅田縣事歸君實爲家督拮据家人產坐  
此不能竟學嘗循其頂嘆曰張氏數世衣冠自  
我而中廢乎且丈夫不仕則當爲德於鄉名布  
衣之俠令四方慕義耳於是益務施與趨人之  
急不啻其身每遇歲饑倡義發粟以食餓者所  
全活甚衆又一日按篋中得遺券若干悉聚而  
焚之至其所自奉一皂綈不掩脛藜藿之食取  
給而已君雖少文然其出入必本於人倫居令  
公及賀孺人之喪君且老矣猶哀毀踰禮嘗分  
箸故取其薄者及苦窳者人多稱之葉氏寡妹  
貧無依君竭力周給之終其身其孝友醇至多  
此類也公旣好爲德而鄭碩人復時時從吏之  
碩人爲太守時佐孫女笄而歸君君從令公游  
宦四方碩人秉家政不妄費一錢惟以貧乏赴

愬者宛轉應之無所恠其事二尊人尤極色養  
賀孺人祝曰無以報新婦願新婦得婦如新婦  
耳君壯未有子碩人勸之置勝碩人晚舉勲絕  
憐愛之然持之嚴勲素醇謹所與遊皆一時知  
名士化碩人之教也隱君生正德乙亥年三月  
十六日卒萬曆辛卯年十二月十二日春秋七  
十有七碩人生正德戊寅年二月初八日卒萬  
曆乙亥年八月二十一日春秋五十有八男子  
四長卽勲郡諸生婦王氏碩人出次燾婦陳氏  
繼陳氏次杰娶朱氏次默婦周氏燾少出爲仲  
叔後女一適陳文湛俱勝出孫男三孫女四其  
墓也在雲林山之陽坐乙向辛鄧原岳曰張氏  
固多賢志稱紀善公貨藥得數十金追還之而  
羅田公在海門嘗白一寃獄而不使人知皆奇  
行夫孟京隱者也猶抱畎畝之義乃其侷儻任  
俠夫婦同德知其流澤遠矣吾聞之徐燧云銘  
曰有丘墳如在坎壈如是惟張隱君與鄭碩人  
之居爾子孫食其餘福履只且

陳卿仲墓誌銘

余不佞之游於婦家也而友壻陳卿仲就木垂十年遺二孤數尺耳其奇似卿仲其窮壯於卿仲在時蓋又若干年始克塋屬不佞自遼歸則二孤以狀請曰惟是先茂才之不及事先生也有不肖孤在惟不肖孤之不足以辱先生也有人瑞翁遺愛在不肖孤敢微惠於人瑞翁而圖不朽人瑞翁者太守林德敷先生也先是人瑞翁於諸壻中獨竒不佞而憐卿仲今卿仲已矣

不佞則何敢無辭陳氏之先世有顯者至中丞公達益張中丞公廉吏與人瑞翁歿皆祀于鄉實卿仲父中丞公旣以清白遺子孫僅餘薄田數畝破屋數椽如蝸濡矣無何而島夷躡閩併爲煨燼則就方丈於都城以居坐益困至不能舉火卿仲夷然不屑日取藏書讀之自媮快也婦兄司徒公方治漕河念卿仲折簡邀卿仲欲爲之地卿仲謝不往督學使者司徒公同籍司徒爲居間卿仲避弗肯就試也久之始隸學官



不甚守其業時時學古文詞側弁而哦若聲詩也者諸博士耳之不知作何語率目攝去獨今梁山令趙仁甫與相倡和促刺不休然以其間就博山試又輒屈其偶以此名籍甚公卿間而前日攝者亦遂折節卿仲矣卿仲孝友天植內行醇備其避寇往山中挾女弟俱行道雨澗水暴發婦溺深澗中漂里許卿仲不問也已間道走玉融病五日不知人猶諄諄問女弟安在其篤誼如此故人郭生無子老且死謂人曰陳叔子且收我頃之卿仲至營其喪如郭生言乳媪余卒卿仲哀毀如所生曰異日以附我後世子孫省墓必分媪一盂麥飯幸無相忘居恒念張太孺人之不及封願得以身當之則發憤下帷申旦乃止一日大劇嘔血數升遂不起年僅二十五耳婦林氏卽人瑞翁仲女二子長卽价夫爲郡諸生次薦夫甲午鄉貢進士俱能詩孫男四國禪國杼國祝國枋孫女八卿仲生於嘉靖己亥九月一日卒於嘉靖癸亥九月十二日塋

于萬曆某年月日塋在某山坐某向某卿仲名  
朝鉅字輔之以字行稱其別字云小史氏曰陳  
氏父子俱負雋才卿仲厄於年而不得售夫天  
既與之矣而又奪之既屈其身矣而又永其名  
有不可曉者嗚呼無涯之智結爲大年即使壽  
如冥靈人與骨俱吾何取於卿仲銘曰不知其  
父視其子不知其報視其履石室既扃君子攸  
寧陵谷變遷徵余斯銘

西樓全集卷十四終

